

看影片《长津湖》，自然想到10月25日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影片中出现了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下碣隅里小高岭的战斗场景。他战至最后一人最后一刻，抱起冒烟的炸药包跳出工事，与冲入进攻的美军同归于尽。

在先后参战的240万志愿军中，只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被授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战斗英雄的最高荣誉。

我和杨根思有两件事的交集。一是当年在嘉定上小学的时候，看了江苏泰兴木偶剧团前来演出的木偶剧《杨根思》，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观看连本木偶剧，印象很深。

第二件事与杨根思直接有关。前些年，我作人民日报社研究，地方新闻部万秀斌副主任从沈阳出差回来告诉我，到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参观时，发现了人民日报发给特级英雄杨根思的人民日报通讯员聘书。

我立即与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取得联系。对方大力支持，



特级英雄杨根思，人民日报通讯员

钱江

发来了杨根思聘请书的正反两面照片。这肯定是人民日报史上的珍贵文物。

通过查阅材料弄清了事情的脉络。人民日报很早投入朝鲜战争报道，1950年7月至9月间派记者部主任李庄作特派记者，进入朝鲜战场采访。他采访归来就确定，以后还要向朝鲜战场派出记者。

报社的记者有限，社长范长江及早布局。1950年9月26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10月4日，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社主持盛大晚会，招待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的代表700余人。范长江致词，希望工农兵代表们加入人民日报的通讯员队伍，密切人民日报与群众的联系。人民日报编辑部有选择地向具有写作潜力的与会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颁发“通讯员聘书”，其中包括第三野战军英雄连长

杨根思。

杨根思，原名羊庚玺，1944年2月在家乡江苏泰兴参加新四军。入伍登记时，文书人员误将他的名字写成“杨根思”，可见当时这位22岁的农村青年不一定识字。

杨根思在战斗中成长，当年即获得团级战斗模范称号，1947年成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1950年9月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赴京参会并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

这时的杨根思已任连长，接受人民日报通讯员聘书，表明他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准。

走下天安门不过一个月，杨根思入朝参战。1950年11月29日，他率领一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小高岭，在战斗中英勇献身。

在杨根思遗物中发现了他的“人民日报通讯员聘书”。原件略有缺失，主体完整，弥足珍贵，亦折射出人民日报编辑部建立通讯员队伍的敏锐眼光。

如今，杨根思的通讯员聘书是人民日报史陈列中的一个亮点。

一位小我两轮的朋友跟我通电话，提及叶廷芳在今年9月27日去世，感叹：“他对卡夫卡的译介，是我青春期宝贵的文化滋养。你跟他那么熟，应该写怀念文章啊！”是该写。但这两年像他那样，且有交往的文化人，竟有接二连三仙去的，有的，如从维熙，我马上写出悼念文章；有的，如邵燕祥，找出了他前年写给我的信，再读，却一时不愿轻率下笔；有的，如沈昌文，去世后立即有怀念文章见诸报端，共情之音，已有表达，涉及我俩之间的事，可以在今后的大回忆录中提及……叶廷芳么，我们来往最密切的时间段，是在上世纪最后那十年，近十几年联系少了，但相互的惦念之情，应该是对等的吧。

上世纪最后那十年里，我们一度住得比较近，都在北京东南的劲松小区，不过，我住的那栋楼，在尽东头，他住的那栋楼，在尽西头，走路来往，比较费劲，相互拜访，都是骑自行车。

廷芳兄对德语文学的译介，也滋润着我。其实他的修养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他对德语领域的音乐家，对欧陆的建筑艺术，都有研究，其见解、心得，都有散文随笔呈现。我们两个，一度都被京城的建筑界容纳，一些建筑界的论坛活动，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也都曾做过发言，挥洒自己在建筑艺术方面的见解。

因为聊得多了，相互看对方公开发表的文字也多了，共鸣反而不那么令我们兴奋了，分歧一现，讨论起来，乃至争论起来，滋味就浓郁了，让对方为谈伴的快乐就增强了。

有次交谈中，廷芳兄问，是质问的口吻：“心武，你的发言，你的文章，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对西方古典建筑，对罗马式、哥特式，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乃至近代化繁为简，简到干脆搞方盒子的包豪斯式，都不吝赞叹之词，甚至于，我记得你有一次发言中，对洛可可式，那种奢靡繁缛的风格，都予以容纳，那你为什么几乎只字只句不提巴洛克式？哼，别人忽略过去，我饶不过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呀！只有最佳谈伴，才能如此兴师问罪！我就很高兴地跟他从实招来：“受刺激啦！”我跟他谈，我上高中的时候，课程里有制图课，需要用鸭嘴笔等工具，用墨线绘制出椭圆形，不知怎么搞的，别的同学绘制起来似乎都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却无论如何画不成，下课铃响，同学们纷纷轻松交上作业，我气急败坏将未完成的制图撕毁，老师当场宣布给我一个2分（当时实行5分制），这个少年时代的阴影，使我对任何椭圆的东西都无法产生美感。记得我1984年第一次去德国，巴洛克式的建筑虽

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但后来在德语地区大行其道，德国汉学家朋友带我去欣赏一处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立面高处中央就是巨大的椭圆形造型，虽然那德国朋友喋喋不休地指着跟我解释那种美术学追求的妙处，我却只盼快些离开，多看科隆大教堂那种哥特式建筑……

廷芳听了先哈哈大笑，笑完却又严肃地议论：“西方心理学，多有研究童年心灵阴影如何影响人生进程的，你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怪不得。Baroque来源于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里的barroco，是变形的珍珠的意思，珍珠本该是正圆的嘛，变形了可不就椭圆了，这种建筑的造型模式，的确大量使用椭圆、菱形、大曲线……你在巴洛克式建筑上的审美逆反，原来是有心病呀！”

我就跟进议论：“搞建筑评论，应该摒弃个人的私密心理、偏执趣味，秉公而论。毕竟，还是有客观标准的。其实在我青少年时代，对北京的两个剧场建筑，还是挺欣赏的，一个是王府井附近，东华门外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它现在还在，虽然经过多次改建，立面大体还是巴洛克式。另一个在南城珠市口，原来叫开明剧院，一度叫民主剧场，立面也是巴洛克式，现在因扩展马路已经拆除，但有照片留下。”廷芳兄颌首：“我也有印象。”

我又议论：“其实上世纪1915年，当时北洋政府委托德国人罗思凯格尔改建正阳门箭楼，添建水泥平座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侧面增添西洋图案凸雕花饰，1916年竣工，现在重修，也还保持那种面貌，我觉得，箭窗的弧形遮檐，侧面增添的凸雕花饰，应该也具有巴洛克式的韵味，看起来蛮顺眼的。”廷芳兄呵呵笑：“罗思凯格尔要是使用椭圆形，你也还觉得顺眼吗？”

那几年，有时我会去他家汇齐，一起骑车奔赴某个建筑界的研讨会，他当着我的面，仅用一条右臂，麻利地穿西装、扎领带，下楼后，也仅用一条右臂，利索地开车锁、推车、驱车上车、扶把前行……他比我帅，真是翩翩王子，一路骑到活动地点，他比我受欢迎。

有人私下问过我：“叶廷芳那条左臂是怎么没有的呢？你该知道吧？”我不知道。我未问过，也从未有过问之心，我跟他在一起时，也从不对他的缺臂投去特殊目光，更不会赞叹他一臂具有双臂功能。廷芳仙去，我又痛失一个谈伴。倒是在静夜里，再反刍一下在长安街那被戏称为“水蒸蛋”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确定后，他在某次建筑界座谈会上的精彩发言，他的美学造诣，他的艺术通感，他的博大胸怀，他的如珠妙语……

和叶廷芳聊巴洛克建筑

刘心武

栋楼，在尽西头，走路来往，比较费劲，相互拜访，都是骑自行车。

廷芳兄对德语文学的译介，也滋润着我。其实他的修养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他对德语领域的音乐家，对欧陆的建筑艺术，都有研究，其见解、心得，都有散文随笔呈现。我们两个，一度都被京城的建筑界容纳，一些建筑界的论坛活动，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也都曾做过发言，挥洒自己在建筑艺术方面的见解。

因为聊得多了，相互看对方公开发表的文字也多了，共鸣反而不那么令我们兴奋了，分歧一现，讨论起来，乃至争论起来，滋味就浓郁了，让对方为谈伴的快乐就增强了。

有次交谈中，廷芳兄问，是质问的口吻：“心武，你的发言，你的文章，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对西方古典建筑，对罗马式、哥特式，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乃至近代化繁为简，简到干脆搞方盒子的包豪斯式，都不吝赞叹之词，甚至于，我记得你有一次发言中，对洛可可式，那种奢靡繁缛的风格，都予以容纳，那你为什么几乎只字只句不提巴洛克式？哼，别人忽略过去，我饶不过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呀！只有最佳谈伴，才能如此兴师问罪！我就很高兴地跟他从实招来：“受刺激啦！”我跟他谈，我上高中的时候，课程里有制图课，需要用鸭嘴笔等工具，用墨线绘制出椭圆形，不知怎么搞的，别的同学绘制起来似乎都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却无论如何画不成，下课铃响，同学们纷纷轻松交上作业，我气急败坏将未完成的制图撕毁，老师当场宣布给我一个2分（当时实行5分制），这个少年时代的阴影，使我对任何椭圆的东西都无法产生美感。记得我1984年第一次去德国，巴洛克式的建筑虽



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但后来在德语地区大行其道，德国汉学家朋友带我去欣赏一处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立面高处中央就是巨大的椭圆形造型，虽然那德国朋友喋喋不休地指着跟我解释那种美术学追求的妙处，我却只盼快些离开，多看科隆大教堂那种哥特式建筑……

疫情之后，是因为看到一群群滑板少年，我才感到南加州的校园终于活了过来。无论是校园里还是校园外，也无论是一天中的什么时间，总有身边的学生“呼”地把滑板放下，一脚踩上，另一脚蹬地，一阵风似的扬长而去，石子路还残有被车轮碾压过的“哒哒”声。不知为何，他们总让我想到古书里的哪吒，脚踩风火轮，好不威风。

我很喜欢中文里的“代步”一词，既指出交通工具的实用，又暗示着日常偷闲。“轿车”或许可以代步，然而少有人说用“火车”代步。这几年辗转不同城市，会觉得各地的公共交通不外乎地铁，巴士，出租，大同小异，但代步工具却能折射出风土人情。南加州四季如春，多晴少雨，很适宜滑板。这大概类似于温暖湿润的台北总是和机车联系起来。同样的代步工具移植他乡则水土不服，第一年在美国中西部的艾奥瓦城，来自波士顿的同学骑自行车来上课，教授立即警告他：必须换上实心轮胎，不然要出事。果然，小城十月就飘雪入冬，清街的工作或也不如大城市那样及时和细致，到了十一月，校园里上着绑带的人并不少见，很快，那位波士顿的同学也裹着绷带来上课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童年，上海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我这一代的小孩多数坐着爸妈的自行车后座去上学。最讨厌的是雨天，要穿雨披，而且雨披总是爸妈的，太大，帽子不是被风吹得落下来，就是把雨水通通灌进胸膛。到了校门口，脱下雨衣，真的活脱脱汤鸡。然而真的长大，离开，反而时时惦记那时候的雨天。当时市区还有铁轨，丁零零，马路两边的铁栅栏拉起，洋洋洒洒的自行车队伍缓缓停下，等待黑压压的火车行经。这么多雨衣，这么多色彩，湿漉漉的柏油马路上浮起这些色彩的倒影，这些色泽又因为雨水的击打而摇晃，像烛火，像外国小说里的鸡尾酒，也像电影里的迪斯科歌舞厅。而后铁栅栏放开，又是一阵丁零零，雨衣大军同时往前进发，伴着淅沥的雨声和清脆的车铃声，偶尔还夹着一声软糯的沪语“让一让”。我总能看到一两个同龄的孩子，也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也罩着过大的雨披，书包也在后背拱成包，像驼背老头。他也是满眼的惊撼，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样的童年景象是会随时光而消失的，只是因为内心的震慑，那一刹那的上海被我们小脑袋里的快门拍下，记一辈子。

不同的代步工具也折射出不同人的脾气性格。有位美国爱达荷州的作家写他母亲那边的亲戚狂野彪悍，用的例子是外婆的葬礼，那些散在五湖四海的舅舅乃至姨夫，无论年龄几何，都是皮衣皮裤，双手把着哈雷摩托车，沿着高速公路轰鸣而来。几年前搬至上海郊区，升级至助动车的老爸再也不骑自行车了，就算当锻炼也不愿意，费劲儿，又给母亲一个证据数落他“懒”。而我，过了而立之年也没学会一样代步工具，还是靠双脚，上海人玩美里的“十一路电车”，或许也是一种固执。

那些踩滑板的南加州少年呢？他们完全可以骑自行车，同样便利，但自行车或许不足以表达他们的自由，叛逆和青春。“自由，叛逆和青春”，确实像极了古书里的哪吒，倘若三太子投胎转世做现代人，他恐怕也会是一位滑板少年吧？

国庆期间去看了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放映厅的环境整洁清新，洗手间镜面上还贴心地植入了电子钟，可见影院经营者的用心良苦（因为同一商场其他楼层的洗手间镜面并没有时钟装置）。

我职业病又犯，细细打量后发现，洗梳台上三面镜子显示的时间竟然各不相同，且比正常时间慢了几分钟。这要是观众认了真，以镜面显示的时间为准，岂不很可能错过电影的片头？所以说好的想法要达到好的效果，执行力很重要！

继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之后，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作为“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四个短篇串联起了中国的抗争、自强、奋斗与创新，有笑有泪，有励志有感动，适合全家一起观影。

正片结束开始播放字幕之际，放映员早早开启了照明灯，打开了疏散门，不少心急的观众也开始陆续离场。我笃悠悠安坐等待，不一会儿，片尾的小彩蛋——由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如愿》响起，王菲的歌声依旧难以超越。

听完片尾曲，最后一个走出放映厅的我，戴着口罩只能用眼神向放映员表示我的歉意，感谢他耐心等待我这个赖着不走的观众。

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已让我们失去了耐心。大家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每一天都过得那么匆忙。却不知，有时候，少许的驻足与停留，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享受到生活中的小彩蛋。

人礼贤下士的感慨，但是，俱往矣！——理想的挫折，事业的跌宕，生活的折磨，文风的排挤，都在宇宙的无穷，万物的得时，大地的重光，人间的振兴中烟消云散，他已经跟心爱的、继承并发扬了魏晋风骨的、一反齐梁浮艳虚夸之风的首首诗一起相依为命地豪歌了！

但是，如同所有传之后世的歌的基调总是悲的那样，他一唱，就歌成了哭，又哭成了歌；而第三、第四句加上了“之”“而”二字，使抑扬长音后的短促休止之处由三变四，更显从容淡定，增加了本诗的意义不被后来者主观地狭隘化了信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
作为唐朝“诗祖”的陈子昂，他在登幽州台时，竟然边登边歌咏，而且歌咏到竟然怆然涕下不止，个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我们首先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而要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去找，即如同陈子昂一样，撇开具体的史实，进入抽象的意境，看看到底可以找到些由陈子昂本色使然的什么内容来；也就是说，不必以史解诗，而要以诗析诗，读到这首诗的真味。

他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话按照自己的情调、节拍、意图唱出来时，他一定不只是想到他一个人的存在，而是把自己同古人们和来者们挂起钩来；也是古人们眼中的来者，又是来者们眼中的古人——虽然古人

们和来者们两不见，但是三处乡心，一时皆同，他一时间有了三种身份，突然完成了由小我到大我的飞跃：既是古人们的学

生，又是来者们的老师；做学生，要尊师重道，做老师，要传道授业，正人必先律己，树人必先自立；这样，古人们和来者们都可以通过他而一以贯之地沟通起来：他虽不见而实之矣，内心好不充实与安慰。

如果说上述感受使他暂时脱离了现实，那么，“念天地之悠悠”又让他立即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

他极目四望：天地之间是多么悠久，包容了过去、现在、未来；天地之空间是多么悠远，囊括了上天入地、四海八荒；天地之间又是多么悠深，他是古人们的来者，他后面还有更多的来者，他是来者们的古人，他前面还有更多的古人：一切是过眼烟云，不值计较，宽大为怀，从容不迫——这时间、空间、人间的三“间”重叠，他更觉厚重，对比之下，人生是那么短暂，个人是那么渺小，因而而是那么微不足道！他的确也有一种身边没有同来登台之人的孤独感，他的确也有一种怀才不遇、无

家一起观影。

感谢等待
杨熠

独登幽州台 歌哭云天外
张大文

江南人家 (剪纸) 李守白作

夜光杯

夜光杯

家一起观影。

感谢等待
杨熠

独登幽州台 歌哭云天外
张大文

江南人家 (剪纸) 李守白作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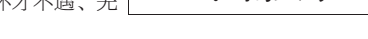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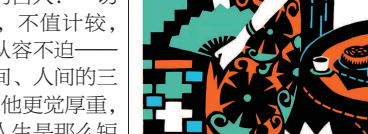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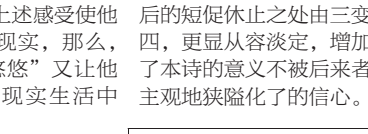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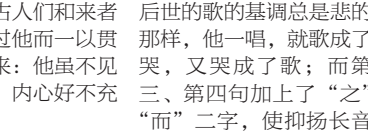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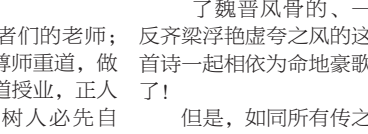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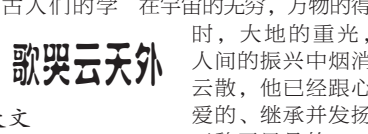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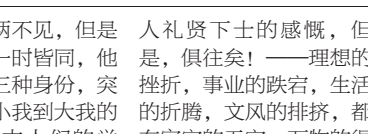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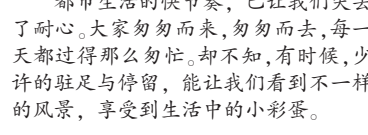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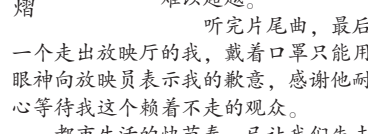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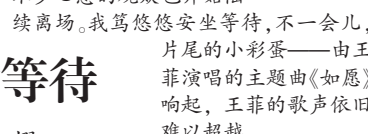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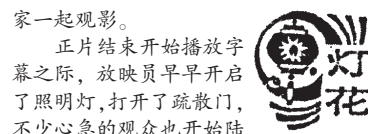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时尚

时尚